

人類的藝術

向培良著



培良作 實價大洋五角

十九年四月一日付印

十九年五月一日初版

1~1500斯

人類底藝術

培良論文集

目 錄

爲我們的刊物而寫(代序).....	1—7
人類底藝術.....	9—40
劇本論.....	41—61
水平線下.....	63—81
在我們的祭壇下祈禱.....	83—118
人類——藝術——文學.....	119—159
杜的藝術斯.....	161—175
舊劇與趙太佐.....	177—183
後記.....	185—187

爲我們的刊物而寫(代序)

假如我們不能否認藝術底行爲是人類基本行爲的一種，是人類促進和向上，人類底團結及其認識之一種原動力，則在革命時期，人類偉大的變動時期，應該是，更其活躍，更其强有力的。

假如說，一切的文學家，或者，我們不用這個專門的而或許含有一點招搖氣味的名字，而且把

Amateur也包括在內，說，一切從事於文藝作者是在更深的意義上生活，感受，而且反應，則革命應該是一切文學工作者深重的刺激，而使之發生出更高的呼聲。

革命是，人類在某種時期，進展受到阻障，感受和反應變為停滯，某種舊的習慣已經固定而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於是與這個爭鬥者，以健康的，緊張的，多方面的力衝突，在這時期是，我們以縮短的時間感受，反應，在更大的範圍裏活動。生命變為複雜，方成為需要，情緒緊張而嚴重。在這時候，一切行為都促進，增加力量，一切正確的行為都迫切需要。文藝，傳達情緒的，使人類互相認識的，當然更其發展，而且更其迫切需要了。

革命咆哮猶猛而長吼，如鷲鷹盤旋，躊躇於擊，如猛獸微步，忽然震怒，如巨蛇宛轉騰蹕，如狂風迫掃一切振撼動搖變化，從最巨以至最細，數目

混淆，質量雜擾，生命騰躍折墜。而終趨於向上的目的。人類底心，人類底靈魂，是如何容受，而且如何需要傾吐呢；你要看，你要聽，而尤其是，你需要瞭解，更多的，更深的，更其與你們接近的。

給我一枝煙，那含有最多最多的苦味的烟；給我一杯酒，那含有更醇的更醇的酒精的酒；淺薄輕淡的東西不復需要。給我更多的力，更強的心，更能夠忍受的身體和靈魂，因為藝術是人類基本的行爲，便有這樣要求的呼聲深起於人類底內在。

但是我們現在呢？

雖然是號稱這是文藝革命的時期，雖然我們在走着建設新的文學的路子，雖然已經有一些人拿起筆來用新的方法新的工具寫詩，小說，劇本和散文，但簡括地說起來，我們的文藝仍然是在革命前期罷。

莊稼已經十分成熟，但是我們缺乏收穫的人。

從文學革命以來，也經過了十年的期間，但是我們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因為一切文士都是好好地生活着，舒服，享受，便沒有法子和革命接近，和人類接近罷。所以，他們仍然微溫地矇昧地做着桃色的夢罷。

胡適之和胡適之之類的人們因為機緣所迫遂不能不提倡白話文，而且居然寫了些詩似的小說似的東西。但是他們却說，白話是好的，因為淺顯明白，但是你們却要用舊的心情，舊的方法寫。於是便成了嘗試集和綴網勞蛛和超人以後許多別的東西。

在新青年時代本有一種新鮮而康健的精神，雖然幼稚，而且有一種深湛的人道底精神飄浮於其間，但不知道怎麼樣失掉了。一切那個時候的戰士都不能維持其陣地，只剩下一句：

不會吃人的孩子也許還有。救救孩子！

這樣的悲慘的呼聲，留下這樣一個空虛的希望便倒下去了，周作人優遊於低徊趣味中而忘記了他的環境；魯迅呢；他自從寫了狂人日記以後，便不會有更好的作品。他逃出了那個老的時代，憎惡他們，攻擊他們，但他沒有勇氣走進新的時代，於是彷徨，感到悲哀，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看見創造社。這一羣，他們當然曾經努力，而且有幾個也還在努力，或者希望努力。他們是，也曾經感到一些頹唐和失望，但只是浮淺的青春逝去的悲哀，或者是沒有錢用沒有得到一個女人底那樣的不舒服罷。經濟的壓迫，郁達夫曰偷，性底壓迫，張資平曰摸；偷和摸也誠然是一種辦法，並且是一種本原的反抗的辦法，並且在偷和摸失敗之後，他們也想到了一種辦法，自殺。這很足以證明他們並非弱者，但是在偷和摸之外，豈沒有一種認識人類的辦法嗎？所以，讓他們消沉去罷，

或者，讓他們自殺去罷，連着他們的作品。我們將走一種更其正確更其忠實的路子。

但雖然是這樣，我們也聽見了一種隱微的深沉的吼聲，在地底下，喊叫着要出來。所以，胡適之已經成了不願提起的名字，周作人的低徊趣味只有他自己賞鑒，郁達夫的自憐不復動人，魯迅的諷刺也不復需要，而郭沫若的『哥哥呀哥哥』也只有一些浮淺的人跟着他喊叫了。

我們需要看，需要聽，需要更多的感受，而且需要更多的反應，在這大的時代中，傾吐出我們的忍受和歡欣，我們的邏輯和夢。

寫罷，朋友，這裏有一個小園地。寫罷，朋友，假如“你”有所感受，或者“你”要有所反應。在這大的時代中，『我』是渺小的，而且不完全，但是“我們”却是如何偉大呵！

假如文藝不是人類底追懷和希望，人類向「

促進的力，人類底認識及其維繫。那麼朋友，我們
丟掉了這枝筆，去作一個卑微的乞丐，以最卑微的
乞求了結我們的生命。

聽聽雪萊的歌！

“要是冬已經來了，

春還會遠嗎？”

（葡葡文報發刊詞）

一九二八，五，一三

人類的藝術

藝術是反映着時代的，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如此；一件藝術品之偉大與否，就看牠是如何反映着這時代的精神，也就是人類永遠的精神來。這樣的話，無論是那一派的藝術理論者，總——至少是相當地——承認的罷。最近無產階級的藝術理論者，曾經動手把藝術放在唯物的觀點上，很巧妙地也

是比較正確地解釋了藝術與時代社會狀況之關連。除掉那“能醫百病”的討厭氣分之外，無產階級的藝術理論者，總算是站在相當確定的標準來說話的了。他們設立一個基礎，在這基礎上完成宏大的建築物，但是這個基礎之穩固的程度如何，却是件待考察的事呢。

不過我們並不曾想要怎麼樣批評無產階級藝術理論。這是屬於另一部份的工作，不在這裏。我們所要講的是無產階級藝術理論者所不曾顧及的事，也差不多是各派藝術理論者不曾顧及的事。在論斷的時候，他們大抵溜過了的一點，在我們看起來，却是非常之重要的呢。

從藝術是反映着時代的這事講起罷。各派藝術理論者大抵先肯定了這點，於是引徵許多例子，證明這是確實的，或者先引徵而後論斷，都一樣。於是他們趕緊說明藝術應該怎麼樣反過來影響時

代——這也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事——就是藝術應該走着什麼樣的路子：當然各人都願意他的孩子走着自己的路子。

至於我們所要問的乃是：藝術爲什麼會反映時代呢？藝術以什麼樣的因緣與時代精神關連着呢？藝術是個人微渺的工作，時代精神却是廣泛的看不見的東西，爲什麼能夠連到一起呢？再問：時代爲什麼有一種一致的精神呢？解釋時代的說這是社會有機的片段。爲什麼在這個有機的片段之中人類好像有意識地走着同一的步伐呢？

關於藝術的起源也是一樣的，我們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結果。社會學家，攷古學家，語言學家很盡了一部份力量，尋出許多有用的材料，但問題仍未解決。現在很有名的是遊戲起源說。無產階級藝術的理論者也大致用了相同的方法，說藝術之起源是由於人類追求着主觀的目的之滿足，說是

美的東西是使我們愉悅的；人類需要這種美的東西，於是在他的壺上面加以色彩，在他的斧子柄上雕刻着什麼東西，而藝術就產生了。（盧那卡爾斯基這樣說。）

遊戲起源說是不能使我們滿意的；很顯明的反證就是小狗小貓也同樣在遊戲着，從千萬年前直到現在，但從來不會在狗和貓的社會裏產生了藝術。無產階級藝術的理論似乎比較確定了；但是爲什麼人類要追求那一種主觀的目的之滿足呢？爲什麼美的東西使人愉快，而另外的一羣，我們稱之爲醜的東西的，都使人不愉快呢？要是美的東西是使個人愉快的，又怎麼能夠產生藝術呢？顯然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個人的東西，所以只是關涉着作者個人的東西就不能稱之爲藝術。這理由到下面再申說。

要回答這問題，應該從人類行爲之根底處研

究。我們知道語言是使人類最初脫離禽獸，而藝術却是使人類最後脫離禽獸的一切的文明，都是從語言和藝術而產生。那麼，我們可以考察一下人類相互間的關係和獸類相互間的關係有什麼分別，就可以從這分別處所，人類和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探得一點消息。

人類行為底基礎，佛勞特一班析心家以為是根原於性，而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經濟底關係為人類一切的關係。當然用不着怎麼樣批評他們，說他們忘記了質底一面。不過就是把經濟底關係和性底關係合攏來，我以為，還不足以說盡了人類基本的行為的。這證明就是：原始人和類人猿之間經濟和性底關係沒有基本差異這事。森林裏的生活，樹上或地下，家庭底組織，類人猿和原始人都是差不多的，縱然有一些差異，也不過是量的，而不是質的。就是人類和其他生物之經濟和性底關係，也都

是一條線上的進展，沒有什麼更變和基本的差異。所以，單是這一點，不能夠決定了人類有偉大的進化，造成現代的文明，而類人猿等却沉滯着不大進展的。再講到蜜蜂和螞蟻的社會，則直到現在還是比之人類較為合理地組織着的東西，而他們的種類自有紀載以來，也沒有什麼進化呢。

這原因就是人類在經濟底行爲和性底行爲之外，還有着一種基本的行爲，就是藝術底行爲。藝術底行爲是和經濟底行爲性底行爲並列的，同是人類行爲的基礎，並不是這兩種行爲之複雜的構合。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我們的行爲，以經濟或性底原素來分析，是得不到最後的結果的，因為有一部份要超出了這兩種原素之外。

經濟底行爲是使個體得以生存的，性底行爲是使種族得以生存的，這是所有生物共通的東西。但是生物永遠是趨向於偉大的結合，趨向於生命